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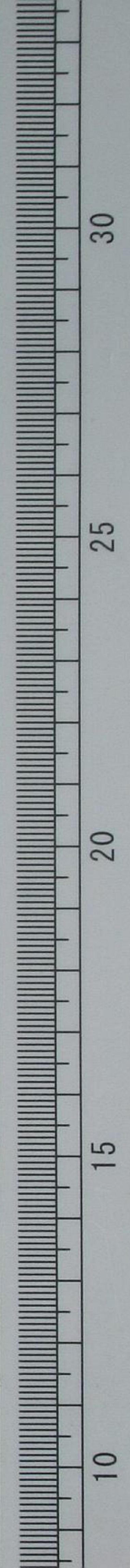
近世佳人傳

蒲生重章著

初編二卷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6
2



文庫 11
A1696
2

柳田泉文庫

吊佳人文并序

微笑子曰
絕好艷靈

明治十二年秋九月。余將刻佳人傳。因取其稿。當其靈。古鼎焚香。膽瓶插花。作文而弔之。其辭曰。嗚乎。絕代佳人兮。落在泥塗。能潔其身兮。皎々愧蒙汚。或伏白刃兮。或贈青蚨。何其情之厚兮。異於彼慕金夫。爰哀縞衣之瘦損兮。憐喜游之貞烈。欽白露之仁怒兮。悼高尾之決絕。感乎大橋鷗洲之悟道兮。服於花扇櫻木之知傑。若夫糝子之唔咿兮。袖咲之倩媽。好俠之吉野兮。進道之歌川。曷倩五色之筆兮。妙篇永與艷魂傳。文心筆彩之粗澁兮。自愧非粉林之

近世畫人傳
弔佳人文序
二
蒲生文粹

史遷姑搜芳痕兮。畧傳其事。聊設薄奠兮。以諭真意。
 香篆裊。娜兮縈幽思。秀蘭佳菊兮。芬其撲鼻。風丰鬢。
 髯兮見。夢寐魂其冷。然兮御風來。至嗚乎哀哉。尚饗。
 銳發無前。筆底風曾。誅幾許死姦雄。一枝別趣多。
 情處。弔至巫山煙雨中。

已卯秋

微笑子妄識

筆々悱惻。憐才憂國。寓意深遠。此離騷之遺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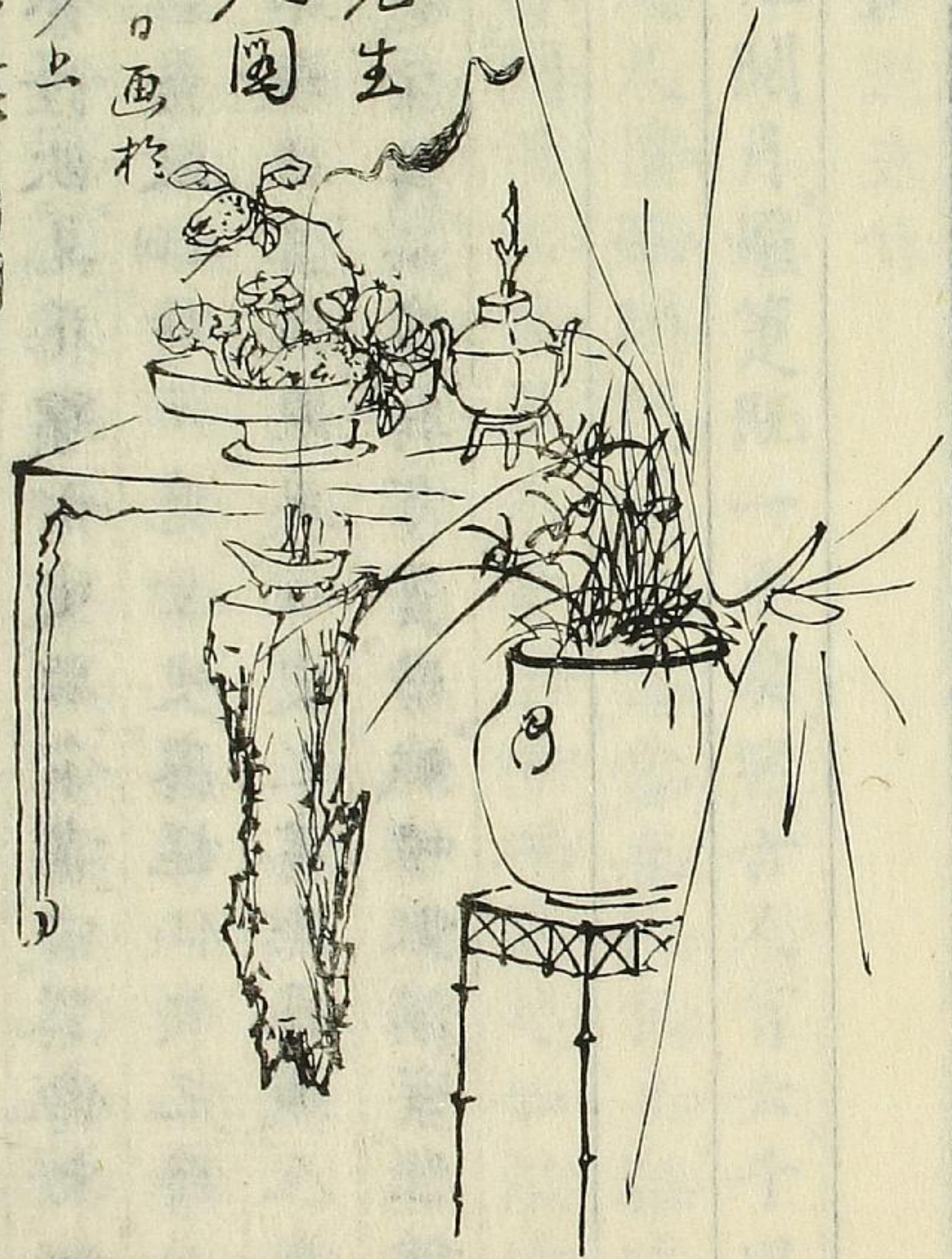
已卯桂花月

翠崑妄評

宋卦入文并序

雕花先生
 糸佳人圖
 已卯秋。画於
 三夏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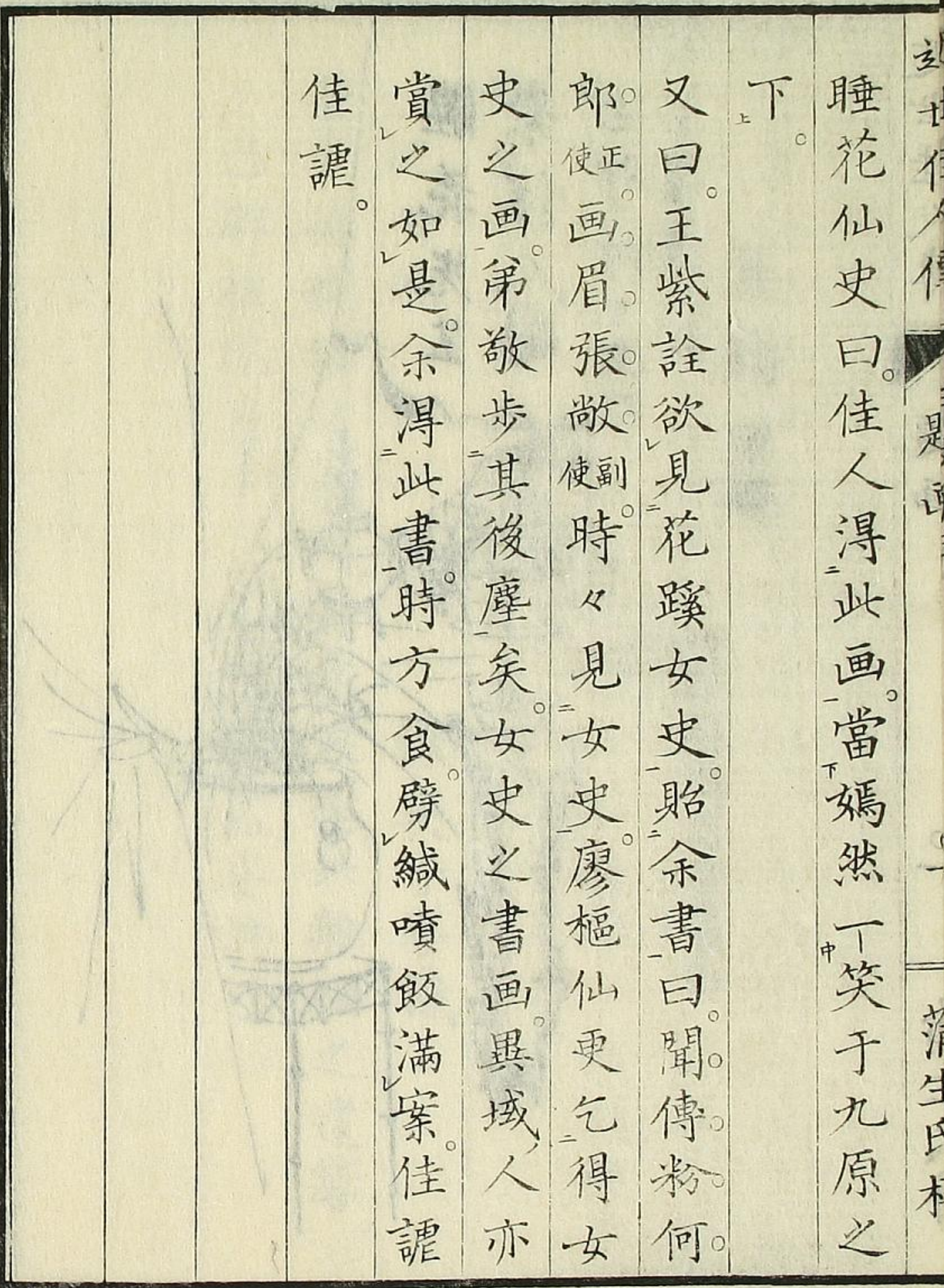
花踪



世傳人傳 是山 蒲生氏

睡花仙史曰。佳人得此画。當嫣然一笑于九原之下。

又曰。王紫詮欲見花蹊女史。貽余書曰。聞傳粉何郎使正画眉張敞使副時々見女史。廖樞仙更乞得女史之画。弟敬步其後塵矣。女史之書画。異域人亦賞之如是。余得此書。時方食。劈絨噴飯滿案。佳譔佳譔。



尺牘代題言

不相見者九閱月。爐筆既一更矣。然古人有云。千里神交。何況咫尺。僕雖閉門簡出。每當春秋佳日。雜花獻媚。落葉打門。獨坐思君。未嘗不神魂飛越。如陪侍先生于青天白日樓中也。嚮見坂谷朗廬謂大著有佳人傳。亟欲先觀為快。頃奉華翰。伴以琅函。得之不啻拱壁大國。素稱女王國。白樂天詩海上神山綽約多仙。即指此地。僕讀新著。頗有買菜求益之思。願先生有暇日者。由近世而溯中古。白衣通姬以來。皆錫之佳傳。僕知芳魂烈魄。如顧秀野之選。元詩皆紅裳。

睡花仙史曰。真情戀到筆墨飛韻。

又曰。余之不文亦能。

世傳人傳 尺牘代題言 蒲生氏

致紅裳翠袖來謝則敢不勉焉奉教

又曰杜岡生善作蠅頭字今蒙大國貴人稱揚亦吾門之榮也生其勉之

近世信人傳
天履代是言
蒲生氏
翠袖翩如其來羅拜先生於堂下也先生其有意乎
所惠大使名帙均如命令致均寄聲道謝坂谷子所
惠亦懇代謝偉人傳四篇將告竣謹遵高諭作跋並
希再賜一二紙式以便塗雅僕所著有日本雜事詩
為王紫詮攜去印之香港遲未畢業他日以呈教貴
門生杜岡君書法適勁僕有不情之請欲乞其代書
一帙以貽子孫未審賜諾否求代達鄙意不日即當
走謁一豁積悃乍薄寒日深千萬為道為斯文自愛
光緒五年十月十八日
黃遵憲

蒲生子闇先生左右

尺牘詩代題詞

子闇先生閣下久仰清譽時深溯洄昨從黃公度太
守處得所贈近世佳人傳讀之知先生寄託高遠不
徒述艷冶也僕將以陽曆十二月十五日歸里恨不
得長侍杖履以共談義烈因作小詩既當題詞亦代
留別惟祈邱政幸甚幸甚此致即請撰安不具
光緒五年十月二十日
沈文熒頌首

仗義尊王事已成掛冠歸去好躬耕湘蘭沅芷傷心
處都是靈均愛國情
酒邊荅下屬危言功利紛紜且閉門才色從來多不

睡花仙史曰寄託云一語可以抵一篇序文

又曰四首皆流麗清婉而帶悲壯慨之氣真是佳

人傳絕好
題詞

遇落花滿地。吊幽魂。
斫地問天未是狂。英雄頭白愛文章。傳聞北里多豪俠。振觸當年鐵石腸。
獨上江樓看逝波。東都春色近如何。休嫌柳絮生輕薄。世態於今薄更多。

小詩奉題近世佳人傳。即請
子闇先生正之。

姚江 沈文熒梅史氏初藁。



近世佳人傳卷之下

東京

睡花仙史 著

高尾傳

高尾者。江戶芳原三浦樓名妓。風姿綽約。才情俊邁。善和歌。妙絲竹。周旋嫺雅。善待客。少年輩一見之。即不能忘云。近江彦根人石井俊平者。或曰稱吉兵衛從其藩主伊井直孝在江戶。一夕游芳原。召高尾俊平。美少年亦善和歌。妙絲竹。是以意氣投合。遂締伉儷之約。既而有人欲以千金贖高尾。高尾大憂之。乃欲呼俊平與俱議之。作書貽之。是日適直孝開和歌會。俊平

微笑子曰
雙玉一憂
千古瓊然

微笑子曰
名主多情
平生遇合
亦可知也

翠崑曰一
笑直千金

亦陪席不能出。悒鬱形乎色。既而會散。則夜已三更。邨門闔矣。俊平憂慮不措。坐以俟。鷄鳴。忽同僚某來。傳主命曰。今日汝舉止異常。悒鬱形乎顏。毋乃中懷有所憂思乎。不然。乃有疾病乎。俊平謹答曰。否。不然。幸勿煩尊慮。某復命。直孝尚疑。召俊平。俊平至。乃納金於枕函。手賜之曰。汝舍湫隘。不便乎。養疾病。今夕汝當持此他宿。以慰憂鬱。俊平拜謝。感泣而退。乃急飛輿。至芳原三浦樓。則高尾既伏。又氣息奄奄。不絕如綫。俊平噩然。連呼曰。吾至矣。吾至矣。高尾瞪目視之。纖手攬俊平袂。嫣然一笑。乃絕。側有遺書一通。

又淚千行

微笑子曰
字々有淚
讀之而不
泣者必薄
情

即貽俊平永訣也。其書略曰。君不以妾之無似。久辱過寵。箕帚是托。嗷日為盟。何料他人贖妾。以破偕老之契。妾方寸亂如絲。欲與君議之。而君不來。故一死以自明焉。君若憫妾。慎勿忘前盟。異日會白玉樓上。執巾櫛。以相見。千祈。白玉。俊平悲痛。淚潛々下。遂出藩主所賜金。辨棺槨。以葬之。後歸彥根。抵華表驛。感高尾事。剃髮為僧。學德隆盛。世所稱深州元政上人者是也。

睡花仙史曰。亡友遠山雲如作長句。紀高尾事云。載春彩鷓三义月。一枝濃艷不容折。酒翻燭倒起風波。

瞥見潮頭濺鮮血。此咏三代高尾。然出乎謬傳。三代高尾者。仙臺藩主鍾愛。贖入其宮。稱於杉之方。以壽終云。今余所傳。即係初代高尾。世多傳雲如所紀。高尾事。而或不知有初代高尾事也。故辨之如此。

微笑子曰。兩美相遇。而有此君。方是千古佳會。盲風一吹。名花忽零落。天其何意。無常之觀。豈獨元政師哉。

芝房子曰。高尾永訣一書。黃絹幼婦。感動人所為名妓。

翠嵩逸人曰。雲如山人詩絕妙。宜全錄以供參觀。

小艇君今在那邊。杜宇駒津欲曉天。不思富人思貧士。意氣青樓真可憐。瓊肌就與黃金重。持衡強買烟花種。荆釵嘗約意中人。綉被何求天上夢。載春彩鷁三义月。一枝濃艷不容折。酒翻燭倒起風波。瞥見潮頭濺鮮血。

又曰。元政至孝。寬政八年。失母過哀。遂病以寂。其辭世云。鷲乃山。常爾住。天布峰。乃月。假爾阿羅波。禮假爾隱禮天。嘗咏妙字云。心爾毛及奴者波。何爾加有留登。心爾問邊盤。心那里計李。蓋元政感高尾事。乃問於心為僧耳。此其悟道之妙。

喜遊傳

喜游者。橫濱岩龜樓名妓也。幼字知惠。其父曰太田正庵。正庵業醫於江戶。皆川坊。見行乎時。乙卯冬。遇震災。家道頓衰。既而夫妻俱卧病者三年。知惠時年甫十一。孝養甚至。晝則携引火兒。煮豆類。呼市賣之。纔得錢數緡。以買米二三合。作粥進病父母。以為常。而舊債督索甚嚴。知惠憂之一日。請病父母曰。願售兒於北里。償債。且以餘金求美味。養疾。愈則來見兒。何喜如之。言畢。淚滿睫。正庵夫妻聞之。皆泣。遂驚。知惠於北里第二坊甲子樓。無幾何。正庵夫妻皆

微笑子曰
十一齡女
兒能如此
好男兒無
援之者何
也

微笑子曰
先見卓節

死。終無贖返。知惠者。知惠時年已十五。樓主乃改名子。日。初出使侍客。子日。天性婉柔。容顏絕艷。風姿窈窕。少年輩一見。皆無不留連焉。已而樓主遣之。岩龜樓。子日。深怕與洋客俱。枕席辭之。岩龜樓主人諭子日。曰。在橫濱亦非必接洋客。且子嫌之。我決不使子侍洋客。因誓乃肯焉。子日。既之。岩龜樓改名喜游。才色冠于橫濱。嫖客日衆。一日亞米利加人某稱イニル遊其樓。豪舉大宴。擲數十金。偶見喜游。悅其絕艷。請買之。主人見其善擲金也。不忍固辭。依違應之。某大悅。益擲金。然主人向已與喜游誓不與洋客同枕席。

芝房子曰
真版蟲常
情

因稱病辭之。某知其偽，大怒。詰主人曰：若使得如約，買喜游，則即與二百金。不然者，得違約金二百圓。主人大窘，乃告喜游以實。曰：出金與渠，必致世人之笑。如此則吾樓大辱也。且某悅子甚矣，不啻大金。子亦必得大利。且夫洋人雖紫髯綠眼，異於吾國人，亦世界中人。也。接之亦何辱之有。今雖士民女子，亦注々為其妾。號曰羅紗面，是子之所知也。喜游曰：妾預怕有此事，故未于此時誓約。如此妾雖薄命，誤身娼妓，不忍父母之遺體為醜虜所污。雖罵為頑固，為野蠻，亦所甘也。唯此一事，不能從命。敢辭。主人低頭卑辭。

微笑子曰：心與肌膚，芝房子曰：何野蠻之有。自君子

觀之彼貌，羅紗面者，野蠻耳。

更謂喜游曰：子之所言誠有理。余今莫辭以謝子。雖然，我亦男也，非敢忘前約。偶失言使洋客發怒，故主人而低頭再拜，豈非以此事係此樓存亡耶。子亦重恩義，少憫吾厄。子苟不肯，則至於此樓自明日而閉戶謝客矣。喜游低首少焉，曰：守我義，則主難不解。主難不解，則至於此樓閉戶。吾視此樓之閉戶而恬然，亦非所忍。無已，則請解主難。主人大悅，曰：然則子今夕侍洋客乎。曰：唯々。於是主人乃招米人某，某亦大悅。輒來張宴，擲金如瓦石。久之，喜游未至。主人恠其出甚遲，自往其房視之，則喜游已伏，死而血淋漓。

微笑子曰
我邦男兒
有此志然
後可以接
洋客

枕上有遺書一通其略曰欲守我義則主難方急妾
不知所措身只有一死焉耳請主以妾尸眎之洋客
使之知我堂々君子國賤雖娼妓尚有守義之志則
妾雖死猶生也又紀歌一首曰露遠太爾厭布日本
乃女郎花布留亞米理加爾袖波奴羅佐志主人愕
然告米人某々亦爽然自失而去於是喜游名馳海
內。

睡花仙史曰片桐石屋為余說文久間橫濱妓十六
夜者厭與洋客同寢咏歌而自刃其歌正與喜游歌
同豈十六夜者即喜游之別號耶又或曰亞國公使

翠嵩曰肉
食貽醜自
古如是

某悅北里名妓櫻木者欲贖為妾而櫻木不肯公使
乃謀之閣老某々諾乃召妓樓主人使諭之櫻木固
辭而終不肯咏歌見志其歌亦與之同由是觀之則
好事者代作附會耶抑亦別人同工耶而如喜游自
刃則文久間實有此事云

微笑子曰好奇者轉々相傳使實事失信如此不
可不戒也

芝房子曰昔者胡元之寇我也欲降婦女貫索於
其掌曳之竟無一人降者賊始懼今喜游之死亦
足使外人懼矣

吉野傳

吉野者京師島原某樓名妓。或曰北越產也。才色絕世。氣韻甚高。而仁慈有俠骨。性豪奢。雖錦繡珍寶。不入眼。常服廣東舶來織衣。俗稱廣東志滿點茶者。派名之曰吉野。廣東以作囊或袱子。包珍寶古器。賞玩云。嘗某侯見吉野。愛其才色。賂物欲悅。而弗獲。偶思其所寶。藏藤黃門俊成卿歌簽。稱小倉色紙乃與之。吉野果大喜焉。其氣象概如此。鍛冶某者。偶見吉野於東寺途上。悅之。起。因恍然不能暫忘。乃日節用數年貯金若干。欲見吉野。往島原街上見女兒。某不知其為吉野侍。

微笑子曰
是雖痴而
志則堅

又曰注意
非凡

又曰三郎
胸襟亦灑
脫

女問曰。我欲見名妓吉野。幸導我。女兒大笑。走歸告家人曰。一男子憔悴賤陋。被服甚粗。而請見我大夫。君顏亦厚矣。大夫君猶謂妓長也。吉野聞之。戒侍女遣人叩其由。大感其意。携酒肴如一茶亭見之。初吉野有情郎曰。灰屋三郎兵衛。頗豪富。是日適來遊聞鍛冶某事。亦大感。乃謂吉野曰。卿善遇之。吉野既見某。憐其積年篤志。以身許之。某約以千金贖之。迺別。明日聞有一男子溺死桂水者。問之。即鍛冶某也。有遺書一通。其畧云。積年之思。今既遂矣。無復望於世。吉野大驚。且哀。既而三郎擲金贖吉野。竊居之某坊。

微笑子曰
善狀雅致

其父榮庵聞之大怒。逐三郎。三郎貧困日迫。吉野乃
賣向某侯所。賜俊成卿歌簽以助之。榮菴一日以事
他行。途上值雨。立人廡下避之。使僕歸家取履傘。一
美人開窓見之。憐其老。曰。妾家雖矮陋。請暫憩。妾僕
來。辭致甚有趣。其乃從其言。銅瓶插花。几案列書。小
室清楚。而古鑪湯沸。微作蚯蚓聲。美人手點茶。進舉
止。嫻雅。榮庵深感其風彩。而未知其為何人也。既而
辭去。遇本阿彌光悅者。語以此事。光悅曰。此即貴息
所鍾愛吉野也。榮庵大驚。且嘆稱弗措。光悅因說宥
三郎納之。吉野之在島原。應聘如一客舍。一僧來請

又曰僧蓋
就泥犁引
佛緣

曰。願見吉野。客舍主人辭曰。吉野名妓也。不輕見人。
且子僧也。非可見。吉野者。僧不肯曰。一見而已。兀立
不去。主人不得已。告之吉野。吉野乃延之。僧兀立。熟
視吉野者久之。曰。了矣。吾去矣。我聞非費數十金。則
不得見吉野。乃搜頸所掛橐。出金若干。與家婢。告
之主人。主人笑曰。徒見吉野。何價之受。還之僧。曰。
然則人欺我也。收金而去。吉野大異之。使人蹤僧。即
鷹峯名僧。日經也。自是吉野大信佛。就日經聽法。施
捨金及衣物甚多矣。其終也。便葬之鷹峰。今猶傳其
墓。曰吉野塚云。

睡花仙史曰。吉野之俠骨。三郎之灑脫。其父之感悟。治工之痴。日經不言之教。無一不奇。嗚乎。奇々相會。成此一段奇話。余唯恨我文之不奇耳。

微笑子曰。男女間有情景者。概失之濃。此則情摯景細。而饒有瀟灑之致。可謂佳人傳中之奇篇也。芝房子曰。三郎佐野氏。晚薙髮。號淨慶。文雅風流。與吉野俱送餘年。澹如也。亦一奇人。可傳。翠崑逸人曰。此編即五奇人合傳。摸寫亦奇。一讀誰不叫奇奇奇。

睡花曰吃
人喝采亦
奇

白露傳

白露者。江門名妓。清婉楚楚。如不勝衣。才藝絕倫。又解文字。性仁恕。侍兒數人。慕之如慈母。文政間。有一士人。與白露相狎。情曲甚密。士人訪白露。必期雨夜。厭他客也。白露亦愛雨夜。一夕對酌。白露爪彈三絃。按春兩曲。蕭然夜深。侍兒或有坐睡者。士人戲搯煙管。微撞其肩。警之。白露徐謂士人曰。夜已過三更。彼坐睡亦宜矣。君當撤酒。士人曰。吾今夕縱飲。將欲徹曉。白露曰。然則彼兒年幼而可憐。因竊教之。稱病就寢。以樓法不許侍兒先。白露就寢也。厥明。士人既去。

微笑子曰
此時此趣
千秋斷腸
然不為其
色也

又曰非輕
薄婦所解

微笑子曰 三百篇中 恐缺此詩 又曰案肥 字不搃恐 胖語 又曰勇斷 無敵男子 所愧

又曰藹々 其言義至

房中有劈絨一簡。蓋士人醉中所遺。白露拾閱之。則其內人所寄。載詩一首曰。夜雨野楸瘦。春風萱草肥。借問章臺柳。幾條纏客衣。乃慨然曰。唉。我不知彼郎有若貞淑婦。而戀々至於此。吾豈忍自今與彼郎俱聽春窓雨哉。因作一書。寄士人以自絕。其書曰。妾不敏。何幸久辱君愛顧。疇昔之夢。春雨蕭々。聯枕怡然。疑遊華胥。只恨隣鷄唱曉。別後恍惚。真難為情也。君嘗謂妾曰。余未迎內人。因欲使妾異日得奉箕帚。妾以為信。而疇昔君歸後。拾得君鄉書。即君內君手書。妾讀其詩。惕然深感乎。其貞淑之節。君不可留意於

情至道學 君子或不 及

不敏辱行如妾者而宜早歸鄉以慰倚門眷々之愛。情且解。內人綿々之幽思。妾請自今而紅絲一斷。與君絕。臨楮涕淚交下。不知所言。士人得書一讀。惘然數日。不甘飲食。遂從其言云。

睡花仙史曰。偉矣哉。白露仁恕之篤也。臨義感慨。一書善回士心。而全其人。娼妓而如此。誰嘆敗風俗。士人內子性情之正。傳響於天涯。以感人護夫。何其美也。嗚乎。詩人之詩。能及乎此者。其歟能有幾何。

微笑子曰。有大小高下之別而已。白露決不讓周宣唐宗之后妃。若曰比擬非倫。非善評人者也。

芝房子曰。詩轍亦載夜雨野梅詩云。此南紀士人
內子所作。憾軼其姓名。

翠崑逸人曰。昔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
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今士人內子詩。
善感妓白露。白露一書亦善回士心。其文字並雋
艷悱惻。不減白頭吟。而其性情之正。則過文君遠
矣。嗚乎。孰謂今人不及古人耶。

歌川傳

歌川初名泊瀨川。越前三國出村某樓妓也。容貌絕
麗。天資穎敏。善諧歌。工筆札。兼通吹竹彈絲品香點
茶插花諸技。嘗江戶某侯貴臣某。以事如三國。與歌
川相狎。一日。歌川謂某曰。妾願欲一觀江戶文物之
盛。若得時而行。許留寓君邸第乎。某曰。易耳。雖留
寓經年可也。既而某歸江戶。自是歌川每接東客。輒
約東游。知音頗衆。乃出為所蓄之金若干。自贖其身
者百日。以請東游於主人。主人感其志。許之。歌川乃
管笠竹杖。行裝甚野。如村婦。巡詣諸國神祠者。近隣

徹笑子曰
嚶其鳴非
凡禽

微笑子曰
芙蓉出泥
輒有香

又曰好樓
主善成其

聞之來錢者甚衆。主人使人送之。歌川既至于江戶。訪向所約某第。某驚喜乃告其妻以實。善遇之。既而某侯夫人召見之歌川。輒咏諧歌。或彈琴。點茶。品香。插花。諸技。皆極其妙。夫人大賞之。居數月。請歸曰。妾所約我主之日數將滿。某遣人三國。請延歸期。強留之歌川。又留數月。臨發。其留寓中所俱游者來錢。贖財貨。或衣物甚多。某乃令馭之五馬。以送於其國。歌川既歸國。其所齎舉以付樓主。為歸遺。且請曰。妾無復望於世。願三歲後得結一草庵而老焉。風流好事者聞之。爭來。既經三歲。樓主乃結一草庵於出村。而

美

居。歌川謝世事。賦諧歌以自娛。安永丁酉。以疾終焉。其諧歌曰。目佐末志仁。琴志羅邊計。李春乃雨。又曰。爪紅乃志津。久爾佐久也。秋海棠。又題寄游客情書尾曰。叩以天毛心。乃志禮奴。西瓜哉。其清婉有味。皆如此。

睡花仙史曰。歌川盡舉東游所得之物。而付之樓主。何其無欲也。且諧歌自娛。謝絕世事。而老于草庵中。何其不似乎娼妓之志也。嗚乎。吾聞之。漆園叟曰。技進于道。若歌川。儻所謂技進乎道者耶。

微笑子曰。技進于道。評得妙。西京蓬月自和歌進。

歌川自諧歌進其淡而慧則皆自天資來若使娼妓盡如此狹斜亦佳教場。

翠崑逸人曰歌川之歸遺其主亦偉矣然世之負版蟲則不以為愚必以為狂也噫。

芝房子曰閱新聞根津某妓樓主人建女學校果信則狹斜亦一佳教場若使歌川在于今必為其女教師。

花扇傳

微笑子曰
盜有道況
娼妓

又曰成事
者根概概
如是

又曰咄々
奇想蓋自

花扇者北里某樓之妓文政間以色藝名時為人婉柔而有氣概重然諾梁川星巖少時在山本北山塾同塾諸生屢遊北里誘星巖星巖不從諸生罵曰君怯矣盍見大都妓館之盛以大其膽星巖默而不答星崑素有大志事々愧落人後一夕竊獨到北里仲街一茶亭問曰當今名妓冠于北里者為誰亭主荅曰莫某樓名妓花扇若者也星崑欣然曰請導我既至風姿窈窕端坐錦茵了鬢侍左右如仙妃星崑驩飲乃就寢囑花扇曰我明日復與諸生俱來請君以

苦吟中來

舊知待我。花扇曰：謹諾。星嵩歸到，勉乃挑諸生曰：兄等向數勸僕登樓，而僕不從，誠怯矣。僕今者幸有金若干，兄等能為我導乎？諸生躍然曰：諾。乃與俱行。既至某樓前，星嵩為不知，仰見曰：於美哉樓也。願登此樓。既登焉，花扇靚粧麗服，徐々出迎，執星嵩手曰：此間何濶，一日不見，如三月。諸生相目愕然。星嵩既入，花扇房坐，錦茵花扇，乃執銀煙管，燃以進。星嵩星嵩意氣揚々然。既而樓丁引數妓來，以配諸生，皆下花扇數等。於是諸生皆有不平色。既而樓丁具杯盤，花扇乃手出銀箸，鏤其徽章者，以付星嵩。諸生皆慙憤。

翠晶曰樓上情景宛然如觀

微笑子曰詩人多情又多疾

明日星嵩謝諸生曰：兄等向數辱我，故聊以報之耳。星嵩深感乎花扇之一諾，數訪之衣物，悉投質庫，赤貧如洗，而樓主責債不已。星嵩策無所出，會八丁堀坊有治獄小吏字熊者，黠而辯，好文雅，時々到于北山塾，會見樓主使奴責債。星嵩大窮，乃招星嵩竊謂之曰：君若不愛髮，我能救君厄。星嵩大喜，諾之。熊乃曰：君剪髻，謂彼曰：我今無一金，以此謝樓主。僕自傍闖出，謂之債不償，而彼驚服。星嵩如其言。熊突然出，謂奴曰：汝忍人也。使武士剪髻，剪武士之髻，猶斬首也。其罪不赦。我治獄吏也。明日，訴之官，縛汝與主人。

微笑子曰
果非凡

又曰具眼
不為情呀
為名妓

汝速歸告之主人。奴戰慄而歸。具告之主人。主人素
知。能為治獄吏。聞之大懼。乃急遣人持酒肴。并以焚
券致謝。星嵩遂悉剃髮。穿破衲。戴僧笠。托鉢於北里。
到某樓前。琅々誦佛經。又呼花扇。相視大笑而去。北
山聞之。亦笑而不尤焉。初。花扇見星嵩為已窮。屢捐
財償其債。又知其非常人也。終始善遇之。云。
睡花仙史曰。北山之識星嵩固宜矣。而花扇以嬌小
之眼。亦能識之。抑亦奇矣。星嵩後折節苦學。馳詩名
蔽海內。嗚乎。方今諸生輩。迷溺乎花柳。而一生無聞
者。花扇亦奈之何。

微笑子曰。此篇頗有喧客之弊。然花扇之奇。在能
知星翁。遺事傳之。此傳不得不然也。
芝房子曰。游惰青衿輩。頂門一針。
翠崑逸人曰。仙史作星翁傳。載其近世偉人傳第
二編。宜與此傳參看。其詩禪之貌。則剪髻為僧時
所用云。
又曰。星翁詩云。十九初游學。使氣頗負抱。頽齡既
六旬。方始志於道。又云。酒色財害人。有似屏風倒。
必先窒三慾。而後漸于道。由是觀之。翁所謂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者耶。

櫻木傳

櫻木者。北里某樓名妓也。文化間。才色冠北里。妙於
絲竹。又解文字。故書生爭訪之。而竟無中其意者。時
有過元崧庵者。醫而俠骨。好學善詩。意氣磊落。眼空
一世。而人莫之知者也。一夕訪櫻木。櫻木愛其俠骨
曰。此人後必成家。善遇之。崧庵亦遂不能忘乎情。後
屢訪之。嘗賦詩曰。觀音寺裏起疎鐘。舟底枕邊夢正
濃。六曲屏風誰所画。櫻花如雪擁山松。崧庵將去時
方嚴冬。櫻木打其肩朗吟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曉寒
如此忍還君。崧菴蹶然曰。何辱愛之甚。

微笑子曰
蓋束之高
閣

又曰千人
枕上及有
一人

又曰嬌喉
一轉腐亦
化為新

睡花仙史曰。崧菴倜儻不羈。使酒善罵。至於時醫戰
栗相避。其氣魄之剛。可想見也。而被佳人愛亦奇矣。
其櫻木芳心。亦有合崧菴氣骨者。而然邪。

微笑子曰。胡澹菴愛黎倩。過朱文公以為戒。而袁
隨困以為即愛君之愛也。余嘗題美人折花圖曰。
寶釵鸞袖影徘徊。觸手香雲蝶是媒。憐殺一枝攀
折力。曾摧百鍊鍊肝來。摧者男兒乎。不摧者男兒
乎。此中消息。不可以語少年。如崧庵則可也。然亦
不可以語堂々道學先生也。

黛花岡合傳

微笑子曰
合葩今蒂
亦一法

黛花岡二女。並安政間名妓。黛初名阿兼。年甫二歲。喪父母。為他人所鞠。八歲被賣於吉原佐野榎樓。改名黛。事樓主甚謹。樓主亦善視之。既長。風姿絕麗。舉止嫺雅。性溫厚而慧。善待客。客一見之。則不能忘於情。徃々神迷魂蕩。留連忘歸。黛與客某者情好尤厚。一日聞其死。慟哭欲絕。乃命侍女設齋醮。修佛事。奠儀甚備。且作書柬寄財物。弔賻其家。其父母得之感泣。悲咽。自至佐野榎樓。見黛申謝。黛敬待如舅姑。設酒饌慰藉。父母亦視之如新婦。後常往來。款語人奇。

又曰真情
公明則自
如此世人
輕薄故以
為奇

又曰此賣
名亦佳事
况不然乎

乙卯十月二日夜。江戶地大震。屋宇多倒。四方火起。壓殺燒死數十萬人。官作大廠於數所。以庇窮民。黛乃鬻首飾。得三十金。買土鎊。稱行平者。千百六十餘口。以施廠內窮民。供炊具。其意在於祈父母及情客冥福。非賣名釣報之所為也。花岡幼字阿安。夙喪怙母。無所依。乃携阿安及長女伊能。再嫁骨董商林藏者。生一男二女。既而林藏罹疾。不能就業。窮甚。疾亦日篤。因賣阿安於吉原玉樓。僅得十八金。以給飲食醫藥。阿安改名花岡。性謹慎。有殊色。善待客。亦能與朋侶。不唯客鍾愛之。舉家皆愛之。林藏遂病死。母

微笑子曰
為孝奮身
者固多特
其孝不貫
耳如二妓
則不然所
以可傳

為人裁縫。澣濯。纔以養四子。乙卯。遭震災。丙辰。又遭
風災。赤貧。不能自活矣。花岡憂之。百計辦金。乃得五
十餘金。以贈母。子因得免凍餓。後花岡屬大妓玉
葛。玉葛情客感其孝。多擲財佐之。雛妓有不良事。則
花岡善教諭。令循良。是以玉葛及樓主。皆藉藉稱之。
聲譽與黛日高。事并聞於官。賜黛銀二枚。花岡三
枚。以褒賞之。於是二女之名。大噪于都鄙。
睡花仙史曰。古謠云。媚妓之真情。鷄子之方形。有此
兮之時。晦夜見月明。今見黛花岡之事。知其不必然
也。况世故變遷。方今月尾。亦見圓月。則天下之事。焉

可刻。舷而求之乎哉。噫。

微笑子曰。去路杳々。見寓意之深。

芝房子曰。古人遊戲作。間有害乎名教者。如元微
之鷲々傳。皇甫枚。非煙傳。妙則妙矣。然皆踰牆鑽
穴隙之事。猥褻亦甚。正人君子。厭讀之。今如仙史
佳人傳。雖模寫男女情景。不陷乎猥褻。諷刺創懲。
反有益乎世道人心。使道學先生讀。亦必不痛斥。
而有取乎此。

翠崑逸人曰。清客江辛夷。但善書及詩耳。而山陽
猶欽慕之。相候者九十日矣。今史學文章。如王紫

詮蓋不易得也。而仙史屢與之相會。酌酒談文。且獲佳序一篇。何其幸也。佳人亦何其幸也。吁。使山陽在干今。則必文酒徵逐。殆無虛日。紫詮有普法戰記。而山陽有外史。其談論相合可知也。已。惜哉。已卯七月識。

花蹊女史曰。杜子美佳人麗人諸作。皆諷刺時事。絕妙。膾炙人口。睡花先生佳人傳。亦諷刺隱然可見矣。而小悅縞衣白露諸傳尤妙。蓋其得意之筆。又曰。諸傳摹寫靈妙。其聲色情況。一々在目。古人云。王維詩中有畫。余於先生文亦云。仲秋謹識。

近世佳人傳跋

余澹心烈王翠翹之死立傳曰。若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張山來以為翠翹意別有所屬。其死非報徐海也。余亦以為然。觀其歌吳歎。行酒于諸參佐前。及與宗憲戲之醜態。何其忍也。比之我喜游高尾等之死。自有涇渭之別焉。讀者勿混看。明治己卯古仲秋。

受業

竹內廣業謹題

先生傳佳人十六人。其轍口情況儼然活現。使讀者作劉阮遊天台見仙女之想焉。真是傳神之筆墨。己卯九月於有為塾中。受業。杜岡文平謹題。

發行書林

信州上田原町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全南久宝寺町四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芝大神宮前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本銀町二丁目
 横山町一丁目
 淺草茅町二丁目
 全廣小路
 南傳馬町二丁目
 通一丁目
 池ノ端仲町
 飯田町一丁目
 馬喰町二丁目
 柳原町

鼠屋甲造
 秋田屋市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孝之助
 出雲寺萬次郎
 須原屋伊兵衛
 淺倉屋久兵衛
 近江屋半七衛
 長門屋龜七衛
 岡村屋庄助
 櫻木屋多吉
 森屋治兵衛
 川越屋松次郎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本町三拾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貳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著述并出版人

蒲生重章

麴町區飯田町壹町目拾番地

其事新奇而烈。其文清婉而雄。此編一出于世。當膾炙人口矣。而在少年才子。尤為當讀而戒焉之書。已卯十月於有為塾南窓。受業 廣瀨秋 謹題
 明治十二年十月七日御屆。二編三編逐次上梓。

近世佳傳

蒲生氏

蒲生氏

